新鐫諸子拔萃卷之六

明　邗江　李雲翔　爲霖甫　評選
春穀　社友　盧於斯　方圓甫　參閱
江都　社友　曹大楷　升之甫　較訂

使命類

○答吳楚　晏子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

楊升菴曰此段見晏子尊周之心

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

楊升菴曰此段見晏子攘夷之心

袁王嗤曰晏子以狗盜視楚名言哉

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

楊升菴曰率然之頃應荅風生

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
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
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
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
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
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
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李爲霖曰晏子三爲使兩國俱以挾詐狎侮

趙虞谷曰文信侯請張唐

待之晏子總以禮制壓倒他可為不辱君命然每叚叔得簡徤不煩吳王極驕抗而以三矍然之狀聳其心楚王極狎侮而以避席之容起其敬故微辭雄辯易於起人畏敬也妙極形容

○說趙　　漴山子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音至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人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徑道所出趙人得唐

而不識其語知人之明何在

林對山曰文信侯叱甘羅得無以一孺子而輕之耶甘羅請試其自信者真也

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
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茂之孫文信
侯家臣索隱引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即指
此也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
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
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君以羅
所事言故稱君叱去曰我自行之而卿安能行之也甘
羅曰夫項橐列子有問日出者即其人乎生七歲而為孔子
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
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

李卓吾曰當時說客之無不先以其明而通之然後以利害而動之故言無不投

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范雎)之用秦也(見用于秦)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因之請于文信侯)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

李為霖曰請先報趙不特識力到且膽略已自推倒一世張唐有愧多矣

李崆峒曰警警發言而國因而和好

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悼襄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幽州郡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得上谷三十城

令秦有十一

李爲霖曰張唐不行相燕畏徑趙而不敢行

不惟胆怯由無識耳若甘羅識得到故敢先唐而報趙壯哉及至對趙君語要而不煩何得以年齒間較優劣文信之見陋矣

遇合類

李[illegible]宗曰天下如負芻擁蓋不鮮其人惟晏子最少故太史公不得不再三致思焉

○負芻擁蓋　　晏子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之僕對曰不

李九我曰越石苟不如此亦庸人耳惟其如是〻以

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絶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絶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

晏子礼之

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廼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脩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

李荊川曰越石御妻太史公特取此作傳以二事甚奇也

鄒東廓曰此婦本意只要成夫之賢者

此全功之道也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李爲霖曰天下賢士而未遇者古今同轍獨

知己爲最難箇間有一二相知知者未嘗不以之驕于人也若晏子每每自下千古令人景仰良有矣哉故吾夫子每稱其可以爲文善於人交宜矣

內揵 鬼谷子

揵關也閉也門限之木曰揵又戶鑰牡曰揵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

此用鬼谷語也

楊升菴曰歷覽眉上說得十分痛切至不見其類而說之一段方發出所以然處

王敬所曰擬古聖人用上

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蚨水蟲用其血柰子毋錢則常不相離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揵者揵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

揵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萬物也

李爲霖曰遇合之機原自無憑此篇講得若有可據其然豈其然乎但文如連環愈轉愈合精妙入神

○侯春申君　　汗子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與于小休汗明憱不安貌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陋也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

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于堯而臣賢于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月一見著此語于賓客之籍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至言可服乘之時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申猶展皆用力故然尾湛胕潰湛沉同汗多故然胕與膚同亦汗出于膚如潰漉汁灑地漉滲漉

王渼川曰末中已之屈梁

之汁白汗交流白汗不緣暑而汗也外阪遷延阪坡也遷延不進貌負

轅而不能上轅言步蹇負作負轅伯樂遭之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

人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冪覆也驥于是

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

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于州部部統

也界也掘穴窮巷以窮巷爲窟穴沉洿鄙俗之日久矣洿濁

淳也君獨無意湔祓僕湔手浣也祓去惡也使得君爲高鳴

屈于梁乎高鳴屈于梁疑明嘗困于梁者

王鳳州曰謂懷材抱德之士陸沉于時者比

驥者不必而伯樂之不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爲之大哀耶故招延不可不慎試用不可不詳也

○好士　　三柱子

三柱子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此士以所居爲稱但說苑當時有雍門子狄雍門子周今日雍門子未知誰屬）養椒亦（養猶公養之養椒姓亦名雍門子之所養）陽得子養（此脫所養之人）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雍門子陽得子）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游猶友也言不盡于交游之道）君曰文

不得是二人故也（椒亦二人之輩）使文得二人文豈獨
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
菽粟者豈有麒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縞鮮色繒也紵麻屬細者）
食粱肉豈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
于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李爲霖曰孟嘗好客不過趨炎赴勢輩豈所
爲天下士者哉故孟嘗失位其門可羅雀
至復位則朱履仍復盈門仲連其有見之
談當時誚孟嘗不過好雞鳴狗盜之士良

非虛語

○逢遇篇　委宛子

操行有常賢仕官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各自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愚也故遇或抱洿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于堯之廷所以遇

李凌川曰同主而異操同操而異主其遇之與否遇之也有幸不幸耳

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于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伯喜（宜讀作作嚭字）俱事夫差伯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

李見羅曰此見出旨之妙心遊聖智之表千載此一段議論尤見精神

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于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拔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

雲眉先曰道仁精粗議論確當

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于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于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于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

孚于論曰非武王之為陰其臣非伯夷叔[illegible]何能遂二[illegible]若是其是也[illegible]音未實非[illegible]步而自知者也此以帝佐王臣今[illegible]式備

不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擧措紂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臯陶佐政比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

唐荊川曰孰非能持帝王之說法者哉其不遇明遇合之難

楊無夫曰大意似倣說難而詞格不如世使然也

前一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圉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于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

王陽明曰此段有補上意

王仲山曰此亦遇合常也見似能薄技者亦見幸人色亦得常也至醜面惡色亦見用遇不遇之机非智力可為、

妾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于子反雞鳴之客幸于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于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于孝惠鄧通愛于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于人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于黄帝無鹽納于齊王故賢不肖可豫修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

孫月峯曰遇合可遇而不可求

趙浚谷曰下數段是嘆知遇之艰

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奉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

濕冬、時扇以婁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

李務霖曰設用人作如是然後決

方對山曰轉端正意有萬鈞力

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柰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亾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亾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患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況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

湯遂菴曰前數段分別遇不遇之机此下駁涼德薄俗之夫竊取以竊世資進君子羞而不為者收結正而確

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于塗摭棄于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毁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李爲霖曰以雋逸之才矯健之氣寫得汪洋浩瀚有一往無留之勢文家妙品也說遇合處令人涕泣

李爲霖曰闡明往往潤後世學人

一本古曰元命包云皇者煌煌也道爛然顯明也

名位類

○三皇　　風俗通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之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明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正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虙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

楊升菴曰三皇一載于春秋運斗樞一載于禮號謚記一載于含文嘉說一載于尚書大傳俱不符合

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方種百蔬故託農

曾正夫曰古來無為而治然制作首取火烹飪則燧人氏次伏羲作八卦次神農氏作耒耜則定三皇者決宜首燧人與伏羲神農

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于祝融女媧文明文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楊升菴曰易緯云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

王仲山曰弘附集三皇傳

楊升菴曰表彰三皇可謂有功萬世

○五帝　　風俗通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

天五帝御宇道合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

許李升曰將五帝咸名思義確然史筆

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項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蔡白石曰書正義云帝者天之一名言天蕩然無心忘于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五帝道同于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而此篇又各推原其盛美句句冐彝

丘瓊山曰此論文王功臣

王子充曰老子域中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禹以功文以德湯武以征誅川為四大

○三王　　　　風俗通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物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華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禽紂于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

許季升曰根堯舜說者白虎通云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稱王以別優劣也

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于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辨論至于訟鬩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

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楊升菴曰韓詩外傳王者往也善養生人者也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也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也故人親之善粉飾者也故人悅之四德具而天下往之四德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之謂王去之之謂士可作此註疏

李笏琛曰五伯名同而迹異豈可一概混評此篇分消有功桓文多矣

○五伯　　風俗通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伯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脩朝聘之禮納襄尅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

葉德温曰敘次五伯優劣與麐大有關係

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受
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訃而遇殽之敗殺
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
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
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僇笑莊王僭
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
亡宋圍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與微繼絕尊
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
于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蹐乎伯者長

王九皋曰請三皇五帝三王六以五伯見三五復反亦一定數

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駮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于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為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鐶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楊升菴曰孫綽云道一者帝德克者王依仁

仗義者伯又阮籍通老論云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伯行義强國任智蓋優劣之異厚薄之降也又文子云伯者伐亂禁暴與賢良廢不肖匡邪以爲正攘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于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讀三書乃知帝王不興則伯不可少蓋伯以分帝王之潤也

○士節　呂子

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義何難之避也臨患忘利道而用之遺生行義惟義所在必不生也故曰遺生也視死如歸易也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周棄是也定一國遽伯玉段干木是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務勉也賢主勞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得賢而任之故佚于治事也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屨一作萉履以養其母猶不足猶尚也

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于齊君有閒無幾閒也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辭者別也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奔奔走也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止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

不言之意大悲仰慢

楊慎曰詩教兩肩負衣結髮玉瀏攖流

方明齋曰此爲宜何紅貫日

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
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
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伉當）今晏子見疑吾
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
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
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
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
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
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

李為霖曰結處應前不知士之其無限感慨

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驛傳車也郊境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薦北郭騷不得其人爲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爲其殺身以明己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

楊菴升曰齊貌辨于郭靖君馮煖于孟嘗君侯生于信陵君皆能奮其豪氣以圖報効未有以頭托者其以死白人之忠能集事也賢于聶政荆軻要離諸人矣然必待死

翀修吾曰即夫子數原思之粟以與行已亦以此數人先聖所家法

而後能白人之忠能集事也又後于齊貌辦溪生諸人矣

○記義　孔叢子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

陶主敬曰[illegible]

惠數百人哉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絕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遇

胡豫陽曰行可之仕際可仕

丁後溪曰言語一科而華實之分見矣

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

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顏讐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

李爲霖曰叙許議已無剩旨

而贖之貪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皆辟凡人且猶不恐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奇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

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

陸粲之曰蔡邕見螳螂捕蟬即形之于焦尾所謂得之心而應之手也

采薇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王鳳洲曰首廣惠次辭車次降階次贖友次評詩次識音皆得義之宜者

○安貧　封龍子

康對山曰富而有礼

康對山曰縕袍不恥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户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縿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决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

段廣野曰七
若古今宗若
通弊

李爲霖曰摹
寫怡然自得
之狀真可塵
視軒冕

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李爲霖曰樂天知命原是君子本色在原憲則得之矣其如子貢何貨殖之稱夫子其

見之審也

○投鐮　　封龍子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下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

楊升菴曰夫子所謂無所取裁以此

胡淑心曰巫馬期有氣節

王子充曰子路並皆而不隱其心慚處可以礪遐知

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之爲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

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李爲霖曰聖賢心地原無詐僞看此篇而謂子路不及巫馬期非也夫子嘗稱子路衣敝而不耻豈有見陳之富人而動心者子路始不過以此試之云爾如夫子割鷄之戲云及巫馬期答之之正斯時子路不容置喙故先回耳觀其追述于夫子之前豈矯情甘奢者哉